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一輯

沈雲龍主編

俄蒙回憶錄

毛以亨著

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## 序

這本俄蒙回憶錄，係敘述我隨馮玉祥，經庫倫赴莫斯科，請求援助之經過。自民國十三年始入馮幕起，至十六年蔣馮徐州會議止。就我所知道的對俄蒙交涉，分為若干題目，作有系統的敘述與批評。其目的不在紀北行之艱異，談海客之瀛洲，乃是作俄蒙之研究，供國人之參考。惟既為研究性質，則僅述至民國十六年以前的事，未免貽明日黃花之譏，乃參考他書，而敘至今日始止。

昔日所以不願執筆寫這本回憶錄，實因乏味的回憶，提不起興趣來。我方患忘記不了的苦，那裡還有再來追想的勇氣？再則馮玉祥亦如一般人之有其優點與劣點，論其優點，則人們會笑我謐懷故主；舉其劣點，則舊遊將怨我刻薄寡恩。而且又不能不提到他，提到則我雖力求其持平，人們亦將疑我為偏見。覺得不易着筆，而我的筆端又常挾感情以俱至，而不能自己，所以還是藏拙的好。

現在為了解共產黨，關於反共的理論、方法，與經驗，都有寫出來貢獻大眾的必要，不能為馮玉祥而因噎廢食了。共產黨是教條主義者，所根據的乃列寧史達林的聖經，是萬變而不離其宗的。他們總是一套刻板的老文章，二十年前所說所做的事，與今日之所說所做的，沒有什麼兩樣。所以二十年前應付共產黨，而收效的方法，今日仍可發生效力，不隨時代的過去而過去。其二十年前不能收效而結果

很壞的辦法，亦要視為借鏡，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。

但對共產黨的言論，決不可自作聰明，望文生義來解釋，必須依照列寧、史達林的話，與其歷屆黨大會，與中委會的決議為說明。譬如蘇聯的共產黨，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無產階級工人之黨，而須依列寧的意見，與工人無號，僅為少數職業革命家的黨。又如兩個世界可以和平相處之意，不是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可以妥協，而是依列寧的意見，不是前者為後者奏哀樂，就是後者為前者敲喪鐘。和平相處，乃是指導冷戰或局部戰爭時，資本主義國家暫時存在之事實而言。瞭解蘇聯，此等名詞之正確解釋，實為吾人應上之第一課。

尤足異者，蘇聯之所謂民主，乃指不可捉摸之精神而言，自以為根據于希臘，然希臘時代之暴君與民主，實無多大區別。依現代民主標準，須拿出制度來證明，則蘇聯殆為不民主之尤。然蘇聯雖厚顏自稱為最徹底的民主，大家皆知其偽，故其影響不大，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仍能騙了不少人。惟共產主義者而以社會主義者自稱，乃以社會主義之優點歸之，使無人敢直斥其非社會主義。然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，皆以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為原則，而共產主義者祇知使人各盡所能，而不許其各取所需。所以我直斥其為反社會主義之新沙皇的力量主義。凡此皆為我所欲盡量介紹出來，以明共產黨之真意所在。

中共諸人，無論其為民族派與國際派，均不愧為列寧的信徒，他們均不惜運用外國的力量，來奪取本國的政權。民國三十六年政協瀕于破裂時，董必武親來托我，求美國的干涉。我告以運動外國來干涉

[www.doc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[www.doc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river.com) 商家 本本书店  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  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 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[www.docriver.com](http://www.docriver.com)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 
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 
<http://www.doc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本國之事，我不願為，且美國人亦不肯幹。乃叩以萬一國共開戰，勝利究將誰屬？董答為中共方面，當然劣勢，因我軍之動員工具，為飛機、輪船、與汽車，而中共則只靠徒步。所以不得不另想辦法，以求補救，而將劣勢轉變為優勢。我想其另想之辦法，不特已經進行，且已安排就緒，引滿待發了。我於此更得一結論，即所謂國內派與國際派，其依賴蘇聯，是一致的。所以對於中共內部有狄托主義的幻想，亦可以休矣！

共產黨尚有兩套把戲，自以為獨步世界，無人能及：第一為矛盾，第二為重複。打開列寧全集一看，會無往而不矛盾，他們認為有矛盾始有綜合，否則即不能完成其體系。且自認為根據黑格爾馬克思的哲學，其實此類哲學，祇是為預言家所必需，因為本來無法預言，只好出以兩面光之詞了。惟共產黨收效的地方，在不嫌重複，這是為強調某一問題所必需，我們要強調其駁覆，亦祇有隨以重複，但不能如彼之多，因為他們不怕讀者討厭，而我們則深怕得罪讀者。例如關於蘇維埃聯邦問題，除見于蘇維埃一章外，又於布里雅特一章中，再一述及。又如蘇聯在遠東之對中日政策，亦於各章中，分別提到三四次。再則馮玉祥的見解有限，他說來說去祇是那幾句話：譬如不願做兒皇帝一語，他說了不祇數百遍，幾可安置於每章之中，但我祇使在庫倫與史達林會見二章中，重見一次，其餘都省掉，以免讀者討厭。提到拉鐵摩的地方有四處，其實是可併為一處的，但我因為他影響美國輿論太大了，所以不能自己的繼續提出來。總之受了共產黨影響的重複壞習慣，是要請讀者原諒的。

本書關於主義與政制，自愧不如中外專家研究之精，又不如留俄學生之熟。其於外蒙情形，更不如

內蒙同胞白雲梯等之親切了。是書之作，僅爲拋磚引玉之用，俾於我蒙認識，有進一步之研討，而有助於應變，則尤所願也，是爲序。

民國四十三年毛以亨於九龍

# 目 錄

序

## 一 天蒼野茫話塞北

道興之引起——西北軍徵况——兩口形勢——京綏路情形——塞外農耕——張家口情形——在樞書處——在聖務會——河套情形——加入國民黨之經過——我的反日反英反法——西北軍練兵情形——儀援之決定——色頭之風景與人物——反奉計劃的失敗——黃膺白的前途——出任預事。

二

## 西伯利亞行腳

特羅尼領館移至上烏丁斯克——華僑歡迎——領館的房屋——戈定達任主事——李守常尊頤葉義未用——俄為兩王事及全館人員——上烏丁斯克為布里雅特首都——貝加爾湖——布里雅特共和國之地位與實權——森林帶土地性質——蒙漢人之懶——一九四零年後的建設——上烏丁斯克市的詩意。

三

## 庫倫風景線

馮洪國遊德——王學智與我的談話——偕勦增濬赴庫倫——特羅尼與哈克圖——庫倫市之中俄蒙區域——庫倫的日本醫生與蒙人的梅毒——蒙古銀行與新幣——烏蘭拔多。

二三

## 四

### 「沙幕」幃外蒙

三一

漢蒙關係之復活——西北軍庫倫辦事處是代表黨——互稱同志之作用——第一批到庫倫的汽車——張允榮李丹山同到庫倫——與外蒙同志的接觸——西北團體遇到主義而瓦解——馮玉祥的應付——外蒙獨立之承認問題——對於外蒙獨立之研究與答覆——與蘇聯大使的交涉——馮氏對白雲梯丹巴的談話——馮夫人與外蒙特務對我的麻煩。

## 五

### 當年外蒙的黨政與人物

四一

到庫倫遇到馮玉祥諸客——車林多爾濟——丹巴——達丹巴——卓勒生——阿穆爾與阿穆加耶夫——俄人統治外蒙的間接方法——政府組織系統表——黨與國的組織關係——外蒙的軍隊——蘇聯大使的權力——開拉鐵摩的觀點。

## 六

### 喇嘛和廟

五一

遵廟的動機——與蘇聯外商部代表偕行——問答休咎之詞——藏書樓——喇嘛教起源——宗教所由產生的環境——三公與喇嘛政權——一般人對喇嘛的誤解——喇嘛殺佛種問題——共黨統治等於新式喇嘛的統治。

## 七

### 外蒙今日

六二

外蒙之版圖——獨立之經過——圖與各國發生外交關係——中國正式承認——外蒙與聯合國及蘇聯——集體農場合作社及其工業——共黨與憲法——大小呼拉爾——五年計劃——外蒙已為蘇聯殖民地——蘇聯對外蒙榨取的一筆鉅賸——外蒙進兵張家口——助中共併吞中國與抗美援朝。

## 八 赴蘇聯途中

七一

決定同赴莫斯科——馮夫人與共產黨——與馮氏談話——不加入共產黨之理由——偕內蒙青年白海峯赴蘇且保送其入陸大——俄額問李鳴鐘先行打前站——馮氏衣服極為考究——五月一日入俄境——同行之徐季龍，魏鳳樓，陳天秋等的卧車鋪位問題——車上設備——馮氏暈車——在烏拉爾遇到西伯利亞軍區司令——信仰與主義。

## 九 蘇維埃名存實亡

八一

蘇維埃的意義——蘇聯憲法的內容——國家與階級——聯邦制——自由與平等——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憲法——聯邦之各邦——民族院與聯邦院——黨部的操縱選舉——蘇維埃主席——人民委員會——赤卡與政治保衛局——一人獨裁制如何產生——民主集權制——政治局組織局與秘書處——黨員與清黨——如何以黨控制政——史達林與其喉嚨之統治。

## 十 莫斯科生活

九七

住歐洲旅館——莫斯科城的速寫——我的歌劇院和夜總會生活——到中國大使館去碰了釘子——李鳴鐘觀裸浴受責——徐季龍介紹史達林第二位夫人與馮見面闖了大禍——莫斯科鄉間遊賞。

## 十一 蘇聯農業之考察與研究

一〇八

列寧對農業之基本態度——鄉居居停之樂觀——新經濟政策與戰時共產之不同——列寧提出農業改革案——大水災與各國之救濟——增產運動——新土地法與其影響——華僑之增加——一九二七年第十屆大會史達林報告——兩個五年計劃後之國營與集體農場——張君勳先生之觀察與批評——以農業上的採取充工業資本——對於農業政策解釋兩點誤解。

## 十二

### 蘇聯工業之發展及其後果

一一二

蘇聯究竟是工業主義抑力量主義——依美國標準來建立工業——美蘇諒解之成立——參觀汽車廠與水壩——馮玉祥與水利及其死——工業主義下之五年計劃，太為托洛斯基的主張——軍事共產——新經濟政策之獎勵小工業——大工業與小工業之對比——小工業成立托拉斯——工業離政府獨立——各種工業該復戰前生產之比率——西北軍賣汽油的笑話——新經濟政策下之人民優裕生活——主管計劃經濟機關之產生——單一制多元之計劃？——第一五年計劃——第二第三第四五年計劃——蘇聯與美國工業生產力之競爭——從蘇聯工業力量窺測其外交政策。

## 十三

### 第二國際與世界革命

一四三

第三國際之解散——概況規章與經費——英國罷工蘇聯捐了千餘萬——第三國際之創立——第一屆代表大會——第二屆代表大會——東方民族問題——列寧與路易的意見——第三屆代表大會的退却——常委會與擴大會議——第四屆代表大會的洩氣——組織更嚴密——第三國際派代表到中國——中國共產黨之成立——道東被壓迫民族大會——馬林提國共合作——孫中山廖仲愷與越飛——我與第三國際——劉伯鍾對第三國際的批評——羅素對第三國際的批評。

## 十四

### 孫逸仙大學·東方大學與蘇聯教育制度

一六三

作家陶倫登——孫逸仙大學校長拉狄克——副校長米夫——馮玉祥到該校演講——學風和學科——國民黨學生——胡漢民、蔣經國、邵力子等——東方大學之參觀——蘇聯學制——馬克思研究院——對於蘇聯教育制度之批評。

## 十五 列寧墓畔……………一七八

列寧之病與死——列寧陵墓——繼承人史達林——列寧的矛盾性格——反西方主義的西方流亡派列寧——無政府主義者——與沙皇特務之關係——黨外國的希臘暴君之方法——列寧的政策——列寧簡明年譜。

## 十六 史達林會見記……………一九三

我們的三原則——中蘇之對日態度——湯氏的小動作——林頤問要我們加入共產黨——贊成與反對的意見——林頤問來約晚飯——某君晤見史達林——談及蔣介石、陳獨秀兩先生——史氏初僅給五萬人之裝備——我們要求向東三省進軍，故請多給軍械。

## 十七 異國話同舟……………一一〇三

物資補充不用俄國貨——我自頒獻幣來負擔招待費——張之江寄錢來購物——張允恭返國采割微退——我招待到的于右任、李協和、張秋白諸先生——何其鑑、李興中、劉繼、鹿鐘麟諸同事——湯玉祥回國。

## 十八 布里雅特去心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巴芬小姐——三八婦女節演講——布里雅特總統伊爾般諾夫——秘書畢斯格善天——和簽證——先到伊爾庫斯克——再到莫斯科見加拉罕——巴芬與伊爾般諾夫被清——清黨時之混亂。

## 十九

## 沙漠一歸人

二二四

王公經商——與華商的關係——運輸工具——馮玉祥之五原誓師詞——庫倫存敵——向寧夏出發——所謂戈壁——蒙古人的財富——漢人俄人剥削之比較——沿路漢蒙和洽情形——東大公劫車——折回庫倫——回國。

## 二十 從海參威回國到徐州會議

二三六

西伯利亞之華僑——美國人對蘇俄的幫忙——蘇俄對付華僑的消極與積極的方法——海參威的中國師——梁柏台與保路衛——回到上海——與王若飛談話——到漢口後找劉驥與鮑羅廷——折回南昌晤蔣總司令——蔣總司令尚無力量反共——到京滬——為反共而擁蔣——同潼關晤馮——與白崇禧決定蔣馮會晤——徐州會議之結果與條件——我之政治生活宣告結束。

## 一 天蒼野茫話塞北

邊興之引起——西北軍概況——南口形勢——京綏路情形——塞外農耕——張家口情形——在綏書處——在豐務會——河套情形——加入國民黨之經過——我的反日反英反法——西北軍練兵情形——鐵援之決定——包頭之風景與人物——反奉計劃的失敗——黃膺白的前途——出任領事。

我少時最喜解律光「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之句，大漠南北對我是特別具有吸引力的。友人中有王崇植者，將綏遠之王昭君墓，拍成一尺二寸的照片寄給我，他說明是與我開玩笑，讓我爲毛延壽後人！到底毛延壽是否如優孟衣冠所指爲「賣國的奸臣」，這段公案，我可以不管，不過塞外青塚，總是引人入勝的。於是不啻山川之神，向我招手，我好像預感到要過幾年塞外生活似的，蓋早已心嚮神往了。

馮玉祥氏既在張家口就西北邊防督辦之職，而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，李鴻鐘任綏遠都統，總算有了小小地盤。且其力量伸展至北京、鹿鐘麟任北京警備司令，薛篤弼任崇文門稅關監督，劉驥任京兆尹。惟東北軍止于天津，李景林任直隸督軍，張宗昌任山東督軍，出海之路已受包圍。至北京地盤則西北軍與號稱執政之段祺瑞共之。且清宮歸西北軍守衛，主持清宮者爲李石曾與易培基，尤爲古物寶器所聚，

有人視之爲利藪。凡所能把握到者，馮氏總算點滴不漏的拿到手了。顧以形勢論則陷于大包圍之內線中，需要有大辦法始能突破的。我時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秘書，待命南苑，得馮電報，遂前往張家口。

由西直門趁京綏路火車，七小時可達，我以欲覽長城八達嶺之勝，故趁日間火車行。上午九點開車，經清華、清河諸站，未二小時即到南口。居庸關屹立山巔，讀史方輿紀要以爲井陘八隘之七，此爲最險，所謂車不雙轍，馬不並蹄者是。沿邊建台一千二百，自遼冀以迄嘉峪關，均爲明將戚繼光所築。

從此北鄙無事，乃專力于東北，明史稱繼光集步兵三萬，浙兵三千守之，並謂「繼光在鎮十六年……繼之者踵其成法，數十年得無事。」龔自珍以居庸關爲守者之言，然亦疑若可守而已。其言曰「居庸實其間，如因兩山以爲之門，……關凡四十重。南口者，下關也，爲之城，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十五里，曰中關，又爲之城，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，又爲之城，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，又爲之城，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」南口城有天竺二字蒙古字，八達嶺北門書「北門鎖鑰」四字，僅上關之北門書居庸關三字。顧山川形勢，絕不可恃，自古已然，于今爲烈而已。建都北京者，咸認居庸之可守，于西蒙古之於以中衰證之。然李自成卒奪居庸之隘，狼奔豕突以陷北京。而守南口以防北京方面之來攻者，則爲尤難。正面雖屬天險不易仰攻，然南口之後爲宣化府，從冀南易水紫荆關之線以至宣化悉爲平地，宣化失則南口亦不得不退。徐培根縣想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，即依此地形而言。民國十四年張作霖吳佩孚合力以攻張家口，南口正面雖有鄧作華之炮隊，亦屢攻不下，待吳佩孚之田維勤部以偏師從冀南以進涿鹿，南口即不得不退了。

八達嶺爲四十五度至六十度之斜坡，火車不能直上，由兩個火車頭前拉後推之，徐徐而升，較之香港上山電車，極爲相似。需半小時強，始達山巔，鐵路工程之險，無過于是，此乃吾國著名工程師詹天佑所築，南口有其銅像，據路局工程師言，火車如繞道數十里本可不經由南口，而東行亦可較速，改道之議屢起，以無經費而罷。

京綏路本已入不敷出，平日且恃京漢京奉兩路之苟歇。迨軍人提軍餉賣車皮之惡習盛行以後乃益困。所謂賣車皮者，乃將貨車集中起來，而歸軍隊之運輸總司令部所控制，貨車即所謂皮。商人載貨，須求貨車于運輸總司令部，納其運費，率三數倍于路局之正規運價；蓋以正價歸路局，而以附加價歸諸軍隊。倘祇付正價，則路局拿不出車皮，只好拒絕代運，亦有不得其門路，而始終賣不到車皮者。倘商人拒絕出價而無貨可運，則軍隊可以向路局要機車，掛上車皮運煤，來自己做生意，連正價亦不肯給路局。軍隊始終是有收入的，祇是路局商家兩受其困而已。惟軍人們固不善安排，且根本爲扼死商運之自殺政策，顧貪其目前之小利，積習卒不能改。當時京綏路之局長爲馮氏之前任副官長宋良仲，而運輸總司令聞爲主任副官薛雲峯。馮氏以軍餉之困乏，亦不惜循賣車皮之惡習，實則稅局之收入無形中減少，得失相等，聞之至爲不懌。

出長城後，下坡路即不如上坡路之多，蓋地勢已高。未三時即至宣化，又不到二時就到了張家口。而使我最感驚異與平日之想像不相同者，即出長城後本爲逐水草而居之蒙古民族所居，平日都假定其爲遊牧生活，爲另具一種風趣之居民。不料此數百里之內至張家口止，仍爲農耕之地，阡陌相望，沃野平

驛，與關內會無稍異。此皆自明至清數百年間之移民與蒙古民族改變農業之成績。關外多為白茫茫一片的鹹地，只要引水將鹹質沖淡，就可耕種。天氣亦稍冷，其較關內相差二月，常見關內林木蒼青之時候，而關外仍是枯枝殘樹之時。然天氣並非耕種之主要障礙，吉林有稻田，庫倫之北恰克圖與西伯利亞一帶，均種小麥。居民除為關內移民外，漢蒙雜居，且互通婚媾，而蒙人咸習漢文，並改為漢姓。我以為內蒙問題，倘無日俄故為挑起，恐亦不成其為少數民族問題了。我于是屯田開墾諸急，湧現腦海，且誤認為西北軍之足衣足食，亦不難解決了。

下午五時到張家口，此為農業區域之終點，而亦遊牧區域之始點。過此以往，風沙淒郊野，真所謂天蒼蒼野茫茫。不過草短尚不盈尺，經數千年的遊牧生活，地力已盡，風不能將草再吹低了。因張家口為遊牧與農業兩區域交換有無之所，遂成市面。益以中俄達路商約，以之為兩國互市之所，光緒二十八年且奏開為商埠，許各國通商，乃倍形熱鬧。所謂口者本為防邊患的堡壘，與之同時設立者尚有三堡，附近並沒有萬全縣治。後來諸堡皆廢，而萬全縣治亦移至張家口，政治與商業之中心遂集中于此。其市面較保定府尤大，大賈鉅商雲集，英美俄日皆設領事。俄蒙人雜居，有俄人所設之旅館二處，設備完全歐化，膳食殊佳。有中國戲院一所，及中外妓院多處，中國菜飯不特有北方館，而寧波館與廣東館皆有。大街長約五里，分為上堡下堡；上堡在城內，都統署及大酒店在焉；下堡在城外，為外國商店，妓院，戲院及火車站之所在地。

時督辦署的秘書處暫設在下堡之華元旅館，各方來見馮氏的賓客亦寓該處。上尉參謀韓復達司招

待，即二十年後其女在重慶與馮氏有戀愛之謠傳者。秘書長由魏書香代理，其人爲司書出身，吸食雅片，而好賭博。因其不與外界往還，故西北軍將領皆認爲可靠，所以宋哲元與馮治安主河北時，均任之爲祕書長。西北軍中，視行伍出身爲上品，即所謂經三考之正途人士，次則爲軍校或陸大畢業之參謀人員，然參謀永遠帶不到兵。若軍佐則絕無地位，其中以軍需地位爲較高，軍法官次之，秘書最下。西北軍本爲綠營所改造，而秘書則等於綠營中之書啓師爺，根本不被認爲軍隊中人。任秘書甚至秘書長有年者，輒給以一任縣長，俾有數千金之盈餘，其人即可告老還鄉。然能如是者尙爲最優之待遇，而求之不得者亦殊多。魏書香見我爲留學生而能中文，頗爲嫉妒，恐亦爲爭縣長而來者！有一次我擬一稿用濫觴二字，他不知道可作開頭講，斥我爲不通，並告馮氏謂我是「讀慣洋文，不識漢文之留學生」。其實我洋文之所以不好，就是沒有忘記漢字之故。後來他給另一位葉秘書勸告，翻了辭源，始知道濫觴可作起頭講，但知道我沒有錯，對我更老羞成怒了。我跟蹤進這個牛角尖之後，知道非退出不可，所以也不關心他對我之好惡。

我在秘書處所碰的已是第二個釘子了，現在先說第一釘子的如何碰法？我會見馮玉祥于天津日租界宋子楊家，係黃膺白秘書長袁良所介紹，馮氏一見之後，即要我做他的秘書。旋即電給北京西北之邊防督辦公署，文曰「聘王某爲諮議，毛以亨爲秘書，月薪二百元。」不久委任狀送來，但委任狀上，照例不書薪水的。秘書處那時的組織，秘書分一二三等，由一百元至一百四十元，一百元三種，而額外的秘書統稱爲秘書，月薪自八十元至四十元不等。我搬到廟壇寺到差時，邵秘書長認爲月薪二百之待遇太

高，必然電文有錯。因馮開辭職，乃呈請代辦代行之李鴻鐘再批，批得月薪八十元。那時我大學教授的薪水是二百四十元，留學生尚值幾個錢，馮處薪水打四折，八十元等于三十二元，真使我啼笑皆非。我本想不幹，因徵黃袁二氏同意，黃膺白叫袁良警告我說，不要因我故，把他們和馮氏的感情弄壞。于是爲求不辜負黃袁計，我只有幹到暑假再說。因爲政界位置是無人爲我謀的，大家都怕得罪張玉祥，尤其必然要得罪黃膺白之故。我向李守常訴苦，他勸我盡此半年內，在馮處竭力打開新局面。倘馮氏真爲無希望者，暑假後他不特要請我到北大教書，而且將他自己所擔任的史學系主任讓給我。

到張家口後，馮氏不斷請我去吃飯談天，似我已是紅人的樣子，不過我終以爲是對我的戲弄。我乃對他的善意，作一挑戰性的試探，遂草一河套開墾的計劃，並主張設立墾務委員會。假定我的墾務不行，則拂袖而去，振振有詞，可以對期望而責備我的師友有個交代。不料我災難未滿，馮氏見了我的條陳之後，不特大爲贊許，且依議辦理。任命梁式堂爲委員長，包世杰爲副委員長，林烈敷和我，還有幾位爲委員。委員會挑了馮氏對面一座房子辦公，副官處在外進，因認識其副官長張允榮，得到極好的招待。那時大家給墾務會一個外號，稱爲招賢館。

但我的墾務計劃並不高明，不過就沿途所見的直覺，請教了一位察哈爾中學校長張勳生，（此人後任騎兵師長）根據許多開墾的經驗寫成的。梁式堂的墾務計劃更不成了，他是重中國經驗而仇視西洋科學的。他雖以曾國藩，吳摯甫爲標榜，却不效法兩人之醉心歐化。我想他的標榜，不過爲干祿之具而已，所以官亦至道尹，而與執政段祺瑞有關係。他主張開河套的八大渠，乃請了一在河套開墾的八十老

人王同春前來商量。據說王氏修復了八大渠之二渠，但他到了張家口之後，竟說河套之水位會向上流的，梁式堂遂相信了。我們當然亦相信，不過這是自來水的道理，不是整條渠都是如此。後來打聽到王同春就是土匪王英的父親，他不在墾地，而在那裡當土匪，一隻眼睛就是被人打瞎的。王同春與我們，對於開墾，固同是外行而冒充內行，但真正內行的水利科學家，對於河套的辦法，亦不高明，且結果更糟。後來我與綏遠實業廳長韓安及全國水利局長袁良商量，派了水利專家楊豹靈諸人去勘察。王鴻一又到山東省政府得到一批補助費，移民千戶到河套。從民國十五年直到最近總共花了數百萬元而毫無所獲。據美國專家言，河套是無法整理的，所謂「黃河百害，惟利一套」之說，是書本上的話，真是盡信書，不如無書了。

梁式堂到後來並不真正辦墾務，而是藉墾務為名，向段祺瑞要來六十萬的開墾經費，馮玉祥拿到此款，就移作軍餉了。包世杰本來是辦報的，遂慤恿馮玉祥請陳友仁來辦民報。該報為中英文聯合版，也養育出來不少人才，以誤登張作霖死訊，而被勒令停版。包氏後來改任外交部駐哈爾特派交涉員，以派赴孫傳芳處充西北軍代表，馮氏要我代理其職務，但我們是好朋友，豈能搶人位置？唐悅良任督辦公署外交處長，要我任副處長，為處員李光漢等所反對，而唐亦動搖起來，我因不願就。同房林烈敷亦去到甘肅做民政廳長，只我一人未有下文。在墾務會的釘子，算是第三個了，我的釘子接二連三的碰下去，人非木石何以堪此！

做了懇務委員，已降為客卿與外圍分子了，然行動較為自由，所以常到北京去走走。李守常拿出辦

法來了。他要我報告馮氏，說蘇聯要接濟西北軍軍械。我立即回張家口報告，馮氏自然很高興，即派劉驥，唐悅良，包世杰與加拉罕直接交涉，內容我就不清楚了。不過所表現于外者為國民黨已派徐謙常往西北，而汪精衛，孫科，孔祥熙都聯袂前來，在軍中派發了數千份三民主義。而內蒙國民黨白雲梯等之內蒙政府地下組織，亦一併搬到張家口。最後鮑羅廷自廣州趕到，大批的蘇聯顧問都來了。對於這些變化，我僅是一個旁觀者，不過蘇聯方面派到西北軍來聯絡的人，李守常都叫他們先來找我，由我陪他們去見馮氏。第一批車械到滂江時，就是我與蘇聯聯絡員同去報告馮氏，由張之江和我前往迎接的。這批俄援我疑心是越飛最初答應給吳佩孚的，後來因吳氏不肯反日，所以停撥。而原建議人李守常遂根據此案來移給西北軍了，然而這是我想像，並未問過李氏。

李氏對於我將此事辦成，頗為高興，因此他住在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的房間，我得以自由出入，無話不談了。他問我究竟願意加入國民黨抑共產黨？我告以國民黨之宣傳，業已成熟，社會人心對之都有好感，若共產黨則尚待二十年的努力。我的任務既是公開的，而不是地下的，則以加入國民黨為便。不過我是光復會分子，後來併于共和黨的，並非同盟會舊人，且我是受到梁任公張君勸培植的，所好舊跟都不算了。不久我即由李石曾，徐謙二人介紹入國民黨，秘密黨在翠花胡同，由丁維汾主持，我即在那裡拿到黨證。後來國民黨中人如吳稚暉，鈕永建，易培基等都和我混得很熟。惟我最感痛苦的，就是他們誤以我為馮的紅人，把重大任務都交我轉達，實則我仍是月薪三十二元的秘書呀！長久下去，我不成爲招搖者麼，退志遂益決了。

當我告訴李守常要他踐諾，給我先容于北大師友，俾暑假後可以往教書時，他感到詫異說：「現在我們對西北軍已下了大注，而你是經手人，你那能撒手不管？」我告以大家都加薪的加薪，升官的升官，獨我向隅，至少可以證明其並不重視我。且他根本不以俄援爲我之功，這是靠他的實力得到的。守常至是亦氣憤了說：「換章之不近人情，真是名不虛傳，難道他不要人辦事？他能不讓其辦事人員吃飽麼？」他最後答應，一定爲我想辦法，也許不至于退回北大去。

有一次蘇聯大使加拉罕與唐悅良包世杰談話時會特別提出我，說我擅數國文字，品行學問才能皆優；而且有反日反英反法之成績。現在中蘇條約增設特羅呂領事館，其地爲俄援西北軍軍械所必經，不能由北京政府隨便派人去。馮氏如願向北京政府保舉人的話，他願向馮推薦我。唐既任外交處長，所以也有權主張，他即當面滿口答應下來。回後唐與包都向我道喜，說馮氏已首肯，即向外交部函荐了。經過六個月的波折，我出任領事之機會終于達到目的。事後纔知道完全李守常對我諾言的兌現，當我向他稱謝時，他笑道：「你是大學教授，難道出任領事，算是高陞，而出于人家的提拔，還要遞謝恩摺麼？」

加氏所說我有反日之成績，則根據于其駐張家口領事及其軍事顧問之報告。當俄援已到之後，日本顧問松室孝良欲破壞是項計劃，乃攜太倉喜八郎赴西北遊歷，尤貸款西北軍八千萬，以作河套之開墾資本。並以梁式堂之保荐，任其日文翻譯林世則爲西北銀行行長；而西北銀行是爲接受日本貸款而設的。馮氏素欲周旋于日俄兩方之間，居奇以漁利，時田中內閣以有機可乘，派了衆議院議員德川前來徵說。

客。我則獨持異議，並向馮氏進言，且警告松室，以爲日本之借款是永不免現的諾言，目的祇求破壞我們的俄援。結果則日本借款不來，而俄援嗣後又中斷，殊不出吾之所料。

至于反英，乃我代理特派交涉員時事。那時和記洋行在大同，存有八萬元的鷄蛋，又以華人出面在察綏買地，投資數十萬于牧羊事業。我根據外人不能在內地置產的約章，懲辦了出面的華人，並向英領事抗議，且請示于馮，決定本案未了結以前，不許京綏路運和記洋行之羊與鷄蛋。英使托外交總長沈瑞麟向我說情，我謬爲此事乃由馮氏自己作主，我不過奉命照辦而已。和記洋行因爲損失重大，且以在塞外沒有生意做，因而將天津的支店關門了。反法之事，爲我初到張家口時，綏遠法比神父爲河套土匪據去勒贖。法國使館武官羅克 Rock，（此人做東北軍械生意發財，回國後組類于納粹之火十字會）要求地方政府花錢來贖，否則倘神父們被殺，即非要求將綏遠都統李鳴鐘撤職，並索賠款不可。我的答覆很簡單：「此地是沙漠而不是海口，你如不信可把炮艦開來試試看！」彼此遂不歡而散，但後來亦安然無事。

這些事馮氏當時並不重視，他認爲文人應有的那一套，而有沒有都不在乎，他的根本要圖在練兵，我們不過幫閒的啦啦隊而已。他所以作此想者，在他認爲這是合于事實之當然。當鮑羅廷偕幾位蘇聯顧問來參觀軍隊時，有些自命爲蘇聯的神槍手，試演實彈射擊，每人發三槍，百碼之內，均中紅圈。馮氏不甘示弱，命衛隊團長馮治安發三槍，則中紅心，他自己又發三槍亦中紅心，把鮑羅廷弄得樂不可支。馮氏爲樹立其信用起見，乃繼續表演，命各高級將領作障礙競走，兩人高之牆，兩丈深之溝，孫連仲，

梁冠英等一躍而過，石友三演棍子，做了五六十個翻子翻身。騎兵表演馬術，時而翻身于馬腹下，時而落在地上，耍刀發槍如故，而馬之奔馳不息亦如故。步兵的劈刺雖學自日本，動輒半點鐘，其耐久力且勝于日人，跑步與大刀隊更為西北軍之特長。蘇聯軍事顧問亦嘆觀止，認為除砲兵外，中國精兵在是，於是對西北軍之俄援，遂確定了。

西北軍之膳食甚好，營養充足，故兵士經得起鍛鍊。每飯時要先識兩個字，始許開動。其精神教育亦甚重要，除蔡松坡輯之曾胡治兵語錄外，則為三國志演義。北洋軍人之喜看三國演義且將其作為兵法讀，蓋沿年襲堯，岳鍾麒之遺風。但做這些精神講話者，須能坐言而起行，至少術科體力須勝過士兵，非以身作則不可，祇有讓帶兵者自己胡亂來講。因為雖有講得較好者，然其動作若不如士兵，會被人認為吹牛與賣膏藥的。所以對其軍中之精神教育，不特我們，即起曾胡于地下，亦幫不上忙。

郭嵩齡回戈，是馮太太與郭太太在貝滿女中同學的關係，事機極密，並未經過幕僚，郭嵩齡亦無代表派來。馮氏與郭協議後，故佈疑陣，做成怕東北軍攻擊的姿態，而撤至包頭。我那時領事一職正被外交部擋起，延不發表，馮氏命我回到秘書處。這真使我為難了，但又不敢不從。君子殆無入而不自得，作為遊名山大川，深入內蒙之旅行，亦為好事。我上次祇到過歸化城，包頭距歸化城西數百里，已在河套之頂，有黃河鯉魚可吃，並有羊皮筏可坐，又何樂而不為呢！

包頭當時在京綏終點，下車後即坐洋車載行李到督辦公署。至則見其五排的泥牆茅屋，每排有房二十間。秘書處在第三排，我與熊夢賓、柴春霖、任右民同房。床為破礫疊成，上覆稻草，比之張家口墾

務會之設備差得遠了。馮氏旋即傳見，問北京情形，謂欲倒段；知我新參加國民黨，要我勸璣隸國民黨之新任司法總長楊庶堪，以金佛郎受賄嫌疑案，拘捕現任財政總長李思浩。他不知道楊庶堪是民治同志會分子，而不屬於翠花胡同黨部，且頗親段。並且李思浩亦擣不出錢來，徒然增加老段的憤慨，若以金錢為目的根本無法達到的。所以我與楊庶堪函商的結果，覆函以「波濤已濶，無所用其推挽」為言，乃告馮以楊氏不願幹而罷。

包頭不特有田地，且有溝渠與稻田，路旁楊柳依依，宛若江南重臨，幾忘其為置身北地了。臨黃河之清流，挹桃李之芬芳，魚鼈蝦蟹，不可勝食，此情此景，今日思之，皆歷歷在目。特在包頭數十里外，即風沙撲鼻，與察哈爾一樣了。有人以為此地交通不便，人口稀少，原始森林，未盡砍伐，故能保持其優美的風景，而實則一切悉如塞外之他處。綏遠城之明妃青塚，為對我具有特殊吸引力者，傳說謂四周皆黃土，而此塚獨青，其實非是，蓋青時四周皆青，而黃時則塚亦殊黃耳。

此間內蒙朋友極多，皆為張家口內蒙地下政府中人。奇子俊兄妹為奇王之子女，子俊自己有騎兵數百人、槍枝齊全，士馬精壯，每人皆携二槍二馬，賴以保全身家。此處之人，有槍而不為匪者殊鮮，馬鴻逵與王英皆在河套做過土匪，否則即無以養活其軍隊。其父馬福祥請馮氏無條件收編，以免其子之流于盜匪，馮氏允之，鴻逵之編入西北軍自此時始。子俊所以不願擴充其家軍者，明知擴充之後，可期政府收編，而本身即一躍而為旅長師長司令等職。不過總要經過當土匪的階段，其時間之久暫，視政府之交涉情形，與當時之需要而異。以雅不願先自陷于盜匪，故寧願戴上世襲奇王之封建式尊號，而其軍亦

只是家軍而止。他在與漢人同學的高中畢業，而且參加內蒙政府，當然不會有再有做王公的思想。其兄妹二人馬術槍法均精，在馬上疾馳時，均能翻身馬腹下放槍。其妹則殊美，綏遠多美人，自古已然。但奇家之財與軍，終為召禍之源，奇氏兄弟，經過歷次變亂，早已遭橫禍死了。

到包頭之來視馮氏者殊多，因為他的退至此處，使大家感到詫異，所以都要來看看。甚至素無來往之張作霖，亦派代表郭瀛洲前來。段祺瑞尤不放心，川流不息的派代表至包頭，而北邊防會辦馬福祥，則常用在此，每日必到各處談話，問長問短，名為以其手書之對聯與虎字及其他禮物送人，大家多疑心他為老段活動。是時馮氏殆以反東北為其唯一之目標，因為吳佩孚尚未有兵，湖北之蕭耀南未死，秦主保守。馮氏反東北之戰畧，為與孫傳芳默契，由孫發難驅逐江蘇楊宇霆，西北軍派赴孫奉之代表先為包世杰，後為與馮孫同事之段雨村。孫的說話很痛快，他說「楊字霆之為人，頭大腳小，一寸站不住的相貌。」孫氏且說：「奉軍不敢南下，從上海到徐州不到二師兵，」而蘇皖之交，白寶山陳調元等尤助孫反楊。預約孫氏自浙出兵後，倘奉軍不退，則國民二軍岳維峻截其徐州之後路。而馮氏岳氏之軍則收取直魯之李景林張宗昌地盤，郭松齡則出關討張，以東三省歸彼。不料此事一變於孫傳芳得到江蘇後即領兵不再進，反而與山東之張宗昌聯盟，且臣事張作霖。二變於馮軍攻李景林於天津不下，而郭松齡又敗亡於瀋陽附近。三變於吳佩孚收蕭耀南之兵，進入豫省，而國民二軍全體潰降。所以本來有利之形勢完全逆轉，而不利於馮，他不得不硬起頭反，再回至張家口督戰。嗣後以張吳節節進逼，遂宣佈下野，住平地泉，預備出國赴蒙轉餓了。這是民國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，北方政局的大變化。

是年七八月間，我們在包頭時，黃慶白氏外鑑於政局之變化，又揣知主動實在馮氏，乃趕來包頭，聽馮氏之主張。惟其時馮氏已決計與國共合作，而黃氏與北方之國共兩黨，並無接洽，遂無法深談。時包頭無旅館，而黃氏住在馮之客廬內幾三日，馮氏天天藉詞往外跑，避免與之談話。黃氏是何等聰明的人，察言觀色，知馮氏此次之政治運動，他已不再是幕中人，而將被擯門外了。他把我請去發牢騷，我因乘間進言曰，「曹營大事難辦，我亦打算退了。」他於氣憤之餘，遂同情我，且說「還是退的好，還是退的好。」他時已決計南返，找其知方暮總司令介石，另幹一番新事業。因他不復對馮氏有合作之期望所以纔答應我退出西北軍。

我乃將黃氏之言告知屈文六先生，並托其向外長沈瑞麟，催其將我之領事官發表。屈氏殊費一番唇舌，沈氏終於答應，委任狀寄到時為九月三日。我以欣忭的心情，離開西北軍，乃來北京，籌備出國之遠行。

## 二 西伯利亞行脚

特羅邑領館移至烏丁斯克——恭儻歡迎——領館的房屋——戈定遠任主事——李守常荐領某我未用——沈勾兩主事及全館人員——上烏丁斯克為布里雅特首都——貝加爾湖——布里雅特共和國之地位與實權——森林帶土地性質——蒙俄人之機——一九四零年後的建設——上烏丁斯克市的詩意。

特羅邑為一九二四年根據中俄協定新設的領館，但我已是第二任。蓋馮玉祥向外交部保荐我時，已發表申作霖，他是第一任，兼負創辦領館之責的。他主張將領館移至沿鐵路線之上烏丁斯克，而外交部允之，故事實上已變為駐上烏丁斯克之領事。我先派戈倪兩主事經由庫倫，前往辦交代，而自己隨後纔到。

我經鐵路輪船由大連而哈爾濱至滿洲里出國境，於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二月三日到上烏丁斯克。至火車站下車時，始見軍樂隊奏樂與華僑數十人列隊歡迎我，發起人為劉鳳山與王公堂兩位皮貨商人。此間華僑多為山東人，係由東北轉徙而來。領事館之勾戈倪三主事皆在月台上，乃偕至車站餐室與華僑一同進茶點，客數數語始散。車站在郊外，離街市有八里之遙，出站見有馬車數輛，待載旅客，乃

以二盧布（是時一盧布等於一銀元）雇馬車二輛，與三主事分乘到館。以冰雪載途，我所坐之馬車，下無四輪，而代以鐵條兩根，滑地面上以行，即所謂爬犁者是。其行甚速，我顧而樂之，以首次嘗到冰天雪地的生活，不覺興奮逾恒。未及半句鐘即到領館，知前任申領事已于前一日走了。

領館地點在大街之橫街上，頗得鬧中取靜之旨，而爲市中心區，離布里雅特政府黨部均甚近，到銀行電影院飯館旅館亦皆不遠。入門有廣大院落，爲上隔木板橫行排列，而牆脚以洋灰築成之洋房，西伯利亞一帶之致究房屋，皆是如此，極少全部以磚築成者。磚牆與鐵筋洋灰之屋，在伊爾庫斯克及海參崴爲常見，在上烏丁斯克則祇軍營與電影院係如此建築。屋內有室十間，辦公室爲一大間一小間，我乃占其內一小間，我之臥房一大一小，頗感寬敞，均承前領事之舊。勾戈倪三主事亦各占一間，廚房則在正屋內，而不另闢下房，想係寒帶房屋便於取暖之故。突起於廚房之上者有小樓一角，空而不用，以備待客之需。後來客人紛至，多時至二十餘人，我之臥室書房，悉以待客，而我自己則睡在辦公室內。此屋之衛堂極大，可以對面擺兩張行軍牀，而中間之行人道尙不覺擁擠，後來副官司機之來自庫倫者，咸住在弄堂內。前任領事之找此大房子想爲面子與排場起見，不料我竟悉將其利用起來，尙嫌擁擠不堪，連我當時也想不到。這樣一來，的確省了西北軍每月數千元的開支。房租極廉，好像僅一百十五元。

領館預算，領事一人，薪水六百元，辦公費四百元。隨習領事一人，薪水三百六十元，主事一人，薪水二百元。我以增加人員之故，將原來之學習領事免職但調，而改爲主事二人，即戈倪兩主事，而留原任主事之勾君。戈定遠爲我在法政學院之學生，後任馮之秘書長及長蘆鹽運使，此人小有才而未聞大

道，漢奸與中共的局面，他均參加。當時在領館僅擔任中文方面之事，而此類人才北京是車載斗量的。他那時在法律編纂館任書記，月薪僅五十元而祇發半薪，遂託了許多人向我說話，要跟我走。他雖是我名義上學生，但我未教過他，因為他在法律系，而我則在政治系任教，生怕彼此不易獲得諒解，我最初是極猶豫的。我屬於政治系畢業的吳春桐，他做學生時幫我們一個政治團體辦過浙民日報，似較有政治上的修養與對國家的抱負，不是僅以做官爲目的者。可惜其人不在北平而在哈爾濱地方法院，彼此情形無法瞭解，所以通了一次信，就作罷論。我的叔父爲我物色江山同鄉姜次烈，他那時任司法部主事，在北京黨政方面頗爲活動，所以不肯去，而另荐王某，未爲我所接受。使領館與外交部之公事往返，另有一套技術的，非得主管科室之點頭不可。有所請求，往往以手續不合而遭駁斥。總務司以下之典職，機要，會計，出納，人事五個科長，直接於總次長，號稱五大惡棍，稍一不慎，便會吃他們的虧。我先答應給戈定遠以月薪一百三十元之辦事員，使其每日到外交部去學習，並請外部老職員教給他一切。經過一個月後，他對領護照，辦報銷請經費各種手續都學會了，我始保薦他任主事。主事除月薪二百元外，尙可領到川裝費一千四百餘元，我想那時的戈君大概對我可滿意了。

其另一新保薦之主事，爲倪繼昌君，他是朱紹陽所荐，說他從小習俄文，堪以勝任，後來始知其俄文並不好。因爲俄文人才頗爲難得，稍有才力者，即非隨習領事不肯幹，我曾訪問過彭某陸某，皆說不安。李守常荐顧某，但以其爲共產黨員，外交部通不過，而西北同人亦反對。後來顧君做了許多對不起李守常與我之事，幸而未引爲同事，不然麻煩必然會更多的。後來我離職時，倪主事却未跟我走，而前

任舊人勾主，倒跟我走了。人事實太無常，勾主事不特對我甚出力，即對西北軍之與蘇聯交涉，亦殊賴其賣力。此外辦俄文者，領館中尙雇了一位白黨的俄國老頭子，俄文甚好，我們僅給以三十元月薪。上烏丁斯克，俄文爲 Brzin Oudinsk，華僑則稱之爲烏金子，乃布里雅特蒙古共和國首都。其首都本來設在伊爾庫斯克 Irkutsk，以後該城改爲貝加爾省會，遂移居於此。因爲上烏丁斯克是俄語，後來改以蒙古語名其城，而稱爲烏蘭烏特 Uum Ude。蘇聯這些地方是可使人們民族情緒得到滿足，而自我陶醉一番的。豈祇名稱而已，牠並給你以民族的自治權，而且憲法上載明，參加蘇聯是你們的自願，倘使不願即可自由退出的。然而事實上却無法退出，牠右手在光明地方所給你的一切，左手又藉黨的力量在黑暗中悉行收回去。而且不只全行收回去，連你原有的生命財產一齊的收了去，墮入其陷阱的民族，曾無一而得倖免。

該城與伊爾庫斯克，赤塔爲自貝加爾湖至滿洲里鐵道線上三大城市之一，其間相距爲一二晝夜之火車歷程，而以該城爲最小。是地當色楞格河與鐵道之交叉點，爲水陸碼頭，恰克圖庫倫在其正南。此三大城市所在地帶亘縣數千里，稱爲貝加里亞區，蓋依湖而得名。湖之深度達五千英尺，沿岸之山多爲懸崖，高至一俄里，就面積論爲世界八大湖，而以其容水量言，則爲世界第一大湖。一八六一年曾發生地震，則其地層之不穩定而繼續深陷可知。色楞格河爲其支流之一，湖水則流入安加拉河。其溫暖期間可延至八月，且陽曆一月尙不結冰。每年只有九十日在四度以下，夏季平均七十至一百天氣溫在五十度左右。湖以漁業著名，黃魚有大至百斤者。沿岸則爲布里亞特蒙古人遊牧之地，相傳有蘇武牧羊之古

蹟。考之歷史當為無徵，如其有之，則為蒙古人將此一段史蹟搬了家，故事是常從此處搬至彼處，會移動的。

布里雅特，本為逃亡之意，布里雅特蒙古人，即為逃出蒙古境而經俄人收容之蒙古人。全數在二萬人左右，多在貝加爾湖沿岸，在帝俄時代為農奴，不許其入歐洲俄國境內的。現在各民族平等了，蘇聯予以自治，而給以一個劃定的區域，在此區域內，俄人尚較為多數而占有百分之五十四，然名義上則撥歸此少數之布里雅特蒙古人統治。即在烏丁斯克市中，俄人三萬，中國三千，而布里雅特蒙古人則極少數。然而其總統與黨部書記長皆為布里雅特人，並有師範學校一所，專以訓練其族。亦間有內外蒙學生，我會約他們來談過話。俄人對布里雅特人的重視，可以說做給外蒙與唐努烏梁海人看的，而且藉其語言的相同，欲重用之，以代俄人統治此二地。不過在布里雅特共和國內，其本國人是只有高高在上之虛名，總統與書記長之下，全為俄人秘書操其實權。黨政之外，軍隊，格別烏，貿易公司之首長亦皆為俄人。此僅為五十萬人之區域，俄人對統治權之絲毫不肯放鬆如是。而所謂布里雅特共和國或自治邦者，在行政系統上等於貝加爾省治下之一縣，而貝加爾省則為蘇維埃聯邦下蘇俄一邦之行省。故布里雅特共和國，非如高加索等邦之與蘇俄邦相平等，而低於蘇俄邦二級，乃其行省下之自治區。

自海參崴乘火車至列寧格勒最引人注意者，為在兩星期日夜不停的火車所經過之地，皆為松林。此即所謂俄國洋松之原始森林，惟俄國松質料不如美國松之堅韌，故市場價格相差甚鉅。就烏丁斯克地方言，冬天上午十時天亮，下午三時即天黑了，計有五小時的白天，十九小時的黑夜。而夏天則適與相

反，所以一到夏天樹木也長得快。不過因其長得太快，使木質之肌理亦不能堅密了。此森林地帶之南為草原，再南為沙漠，而森林與草原之地，其肥沃是可想而知的。牧畜自然繁盛，而小麥雜糧之種植亦殊相宜，其僅有之缺點為天氣寒冷，故溫度不够。俄人嘗自誇成立國營農場後，將以飛機播種，此事迄未做到，然其大犂開墾力之大，亦為事實。此一耕牧相間的區域，布里雅特人，以擅牧牛稱，而俄人則喜養馬。以馬乳製成汽水一樣的飲料，確為當地之特產，其味甜而略帶適口之酸味。

上烏丁斯克市，全為森林所包，為寒帶地方之花園城市。雖天氣寒冷，然以森林之調節，頗適宜於人居。但稍不小心，如覺寒而不加衣，可以立成大病。西北軍同人蔡農三自庫倫乘汽車至此，不料因受寒，致兩腿麻木絲毫不能動彈，我們將他抬下，送至澡堂去洗澡，一經熱水浸潤，即霍然而愈了。我本以為此乃漠北不毛之地，不料得一花園城，乃不嫌其寒冷，而慰情勝無了。

不過寒帶的生活，其不慣之處，有出人意料以外的地方。冬天整日取暖，而將身靠在壁爐上；什麼都不想做，而懶洋洋地，提不起精神來。夏天則黑夜太短，睡眠不足，更沒有精神了。我們與俄蒙人不同之處，即為我們以振作不起來為痛苦，而俄蒙人則以懶惰為當然，蓋養成此等習慣，已變為其第二天性了。俄蒙人一早即進酒店，午晚飯亦在酒店，不離開了，即在夏天無須飲酒取暖之時，亦復如此。其在工廠與辦公室工作的人，偷懶的程度，亦與在酒店差不多。你如果走上去要求他們為你辦一件事，他們的答覆為立刻就來，而這個立刻起碼要在一點鐘之後。又如果嫌其事太麻煩，要把你推出大門外再說時，他們還有一句口頭禪，就是明天再來罷。我們為了一件事，到他們機關裡交涉，一共等了二十三個

明天，纔得解決。我們會和他們鬧過幾次，他們倒怪我們何以如此性急？

除天氣之因素外，其地廣人稀，物產豐富，生活易于解決，亦爲其懶惰之主要原因。昔準噶爾特強用兵，深入西伯利亞之境六百餘里，未遇一人而退，足以見其居民之少。西伯利亞之蒙古人，本有布里雅特，哈里雅特，哈木尼罕與奈瑪爾四種，現只存布里雅特一種。俄人移罪犯，以實其地，而人口仍不繁盛。以故克勤克儉的山東華僑，乃得在西伯利亞立足，且優勝于俄蒙人了。

一九四〇年布里雅特採取合作農場制度，農民之加入者占有百分之九十五。農場之企業各有不同，有養雞者，有養蜂者，而最奇特之農場則爲養狐狸，養灰鼠而取其皮。礦產以煤爲大宗，現以該地之煤，煉外興安嶺之鐵。上烏丁斯克現已變爲工業城，從不滿三萬人之市，一躍而爲十二萬九千人。其中工廠工人占二萬五千人以煉鋼，製革，玻璃三個工業爲最著名。

上烏丁斯克城，有布里雅特蒙古獨立紀念碑，四邊有俄蒙滿與西夏四國文字。滿蒙固有聯繫，漢文自非避免不可，而突如其来挿入西夏文，殊爲不可思議。因疑布里雅特人有自西蒙古逃來之痕跡，或其中有西夏人後裔均不可知，但這是五百年前之事了。

此城實具有詩意，無論忙人與閒人都喜歡吃松子，與我們之吃瓜子脾氣相同，大抵用以消磨時間，而覺得津津有味。且有駱瓜子更有意義的地方，松子一包之贈，即作爲男女相悅之表示。如不笑而却之，則雙雙偕至森林深處去了。警察最感頭痛的，即爲森林深處之無窮，使取締有驕風化之事，無法過密。尤其夏令期間，氣溫在七八十度左右，到處皆爲情侶談心之地。蘇聯人有一最普遍之習慣，即爲夏